

咸菜罐子

金国泉

咸菜用罐子装着肯定是奢侈的。装咸菜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隆冬时节生产队里要响应县里号召搞水利兴修，壮劳力要赴外地很长一段时间，比如赴长江同马大堤、洲区圩区甚至邻县去挑河挑坝。那可是个终日要挑一百几十斤担子来往于风雪中的群体，每个家庭自然要为此群体准备好充足的咸菜，可以说句过头的话：许多屹立在时代潮头的水利工程就是用咸菜瓶咸菜罐堆起来的。另一种就是中学生上学了，常年需要装咸菜，这一代人几乎就是在咸菜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，我属于后者。所以那时候的家乡一年四季都要腌咸菜，每家都有几缸几坛。不过，有一点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，就是有的人家腌菜特别好吃，有的人家腌菜不怎么好吃，好像有什么秘笈，有的人腌菜没两天就有股臭味。而臭菜正所谓“三八二十八，各有各算法”，有人却情有独钟喜欢这么一口，比如臭豆腐、臭鸡蛋、臭鳊鱼等等，当然还包括臭咸菜，真正是五花八门的时代特色。

我装咸菜从没用过罐子，一般都是用瓶装。瓶是罐头瓶，吃罐头剩下的。罐头是奢侈品，一年到头难得吃到一瓶，因而罐头瓶也就“父荣子贵”起来，可以这样说，那时候无论工业产品还是农产品，绝无一次性包装，几乎没垃圾，都可以二次或重复利用——我为现在的产品包装不向过去时代学习很是想不通。记得最真切的，有一种装尿素肥料的袋子是尼龙布，好像是日本进口的，找关系搞到一条这样的肥料袋是一件光荣的事。将它洗净后，经过染色，可以做裤子的布料，夏天穿着，微风吹过，裤子轻轻抖动，给人带来几分凉爽，甚至几分楚楚动人，尤其少男少女十分羡慕。村里有位叫荷花的姑娘，家中最小，父母最疼，因而也就十分爱打扮。她父亲人上托人，为她买到了这种尼龙布料，成衣后，发现不怎么抖动不飘逸，就哭丧着脸责

晚饭后，我关了院门，把一城的喧嚣关在外边，把一院的清静锁在里面。在这个城中村，我已经住了半年了，还想继续住下去，图的就是这里的清静。其实，这几天并不“静”，自立秋后，虫鸣盈满院子。

就像蝉鸣掀开了夏日的门帘，蚰蚣声拉开了秋日的帷幕。它们仿佛早就藏在院子里的角角落落，立秋一到，仿佛得到了命令，齐刷刷叫了起来。此起彼伏，就如波浪般，在院子里一波一波涌过。

只听见鸣声，却不见它们栖身在哪里，即便是打着手电筒搜寻，也找不到。它们就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放声鸣唱，好像积攒了很久的劲头，终于在这时释放出来。鸣声织成了一张网，覆盖在这个院子上空，融进如水的月光里。

月光把蚰蚣声映出了质感，似乎伸出手，接住了月光，也就接住了蚰蚣声。而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的蚰蚣声，把月光喊得更明亮了。我拿一把马扎，坐在天井中央，沐着月光，也浴着虫声。

院子里没有种花，只有两棵石榴树，果实缀满枝头，草却多，一丛一簇地，从砖铺的地上挤出来，释

问她父亲。她父亲又好气又好笑：那你就站在我面前抖吧飘吧！此话传出，全村人都笑了。

罐头瓶是不能打碎的。如果谁不小心打破了，可能要伤心好几天，因为菜没法装了，上学的后勤没了保障，天天吃白饭肯定难咽。况且何时才能有一个罐头瓶来补上这个缺，说不好，也拿不准。

那时候我们这里的罐头一般都是梨子罐头，记忆中没有其它品种，很是单纯，包装虽不精美，却相当牢固，不像现在的罐头用力一转就开了，那时要用剪刀或者其它利器一下一下慢慢撬，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撬开，有时还可能把手给弄出血，因为一方面不能破坏了瓶子，另一方面要保证那个铁皮盖子不能被损坏得过于严重，吃过罐头后还能继续盖上，虽不一定要严实，但必须要有一定的齿合，确保能盖上。这后一种情况后来不需要考虑了，因为有工厂很上心，专门针对这种市场需求定制生产塑料的罐头瓶盖，方便多了——证明那时人们对市场的供需结构也是有调查的。

中学生时代，每至星期天下午，每个同学都是一个书包，两个罐头瓶的咸菜，满满的，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同学有三瓶。瓶一般都是用网兜兜着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，星星点点地穿行在田间地头、沟渠塘坝。我们几乎不走大路，大路远许多，且大路铺的都是碎石子，我们穿的是布鞋，布鞋容易被石子磨破。我们右肩头上背着书包，左手上拎着咸菜瓶，有时还要挑米，那就要用小扁担，一般二

十来斤两个多星期的粮食。十多里的路程，一个多小时说说笑笑很快也就能到达学校。可惜那时没有相机，不然拍下来，现在看，真就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，说不定还价值连城——那些走在田野中的星星点点，现在已有许多是大老板了，他们对此存照出点钱不是小菜一碟吗！

咸菜天冷时没问题，五一节以后重阳节以前天气热，咸菜到了第二天就开始变坏。我那时就说咸菜也嫌贫爱富！如果油放多一点，星期三还能吃，我带的咸菜一般星期三就不能吃了，上面白白的，应该是生了一层菌丝，闻着有一股馊味，必须高温热一下才能吃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食堂的叶师傅，每到星期三下午就帮我热一下我罐头瓶里的咸菜，我也不知叶师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既无父辈交情也不是亲戚交往，真的非常感激他，但我居然从没到他家去过，间隔多年也不知他现今在何方？我似有些忘恩负义了。要知道这也算是个特权，我没来由地享受了，不是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的。

热咸菜也很有讲究，叶师傅每次都用刚刚为老师炒菜的锅为我的咸菜加热，刚刚炒过菜的锅当然是个油锅，多少还有点油星子，热出来的咸菜等于加了油当然就好吃，后面的同学就差了很多。甚至还不止于此，每周五的中午或晚上打好饭后，叶师

傅都会叫我过去，悄悄用锅铲铲一点刚炒出来的新鲜菜给我，有时是白菜炒肉片，有时有冬瓜炒肉片，有时是一点鱼汤，嘴里还故意掩人耳目地说：“鬼东西，又没菜了！”这种菜我在家中都很少能吃到，里面毕竟有几片肉。虽然是不多的几片，即便是一点鱼汤也足够我把那半斤饭票的饭有滋有味地吃下去。现在想来叶师傅算是每星期都为我打了一次没来由的小牙祭。

其实到了星期三，咸菜已经不多，只够星期四吃一天，到了星期五，有咸菜的学生已经很少了。那时食堂锅大，锅巴特别厚，也特别香，好吃，没菜的同学就买锅巴吃，三两饭票四两饭票买一块。有经济头脑的同学就打起了锅巴的主意，我感觉现在成为大老板的同学中肯定有这些同学在内。第三节课间活动，他们就偷偷跑到食堂找炊食员开后门，用几斤饭票把锅巴承包下来，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卖给同学们，我估计一般都要赚两斤左右的饭票，两斤饭票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我那时个子小，难以做成此事。但叶师傅知道我的心事，就主动为我玉成过多次。一般是在早饭后，叶师傅便叫我把饭票给他，他来为我承包。

我那时胆特小，畏前畏后，生怕亏本，我父亲说“人穷志短”，估计就是这个理。因为一旦同学们不买，那么大的锅巴，记得要五斤饭票不就糟了吗？市场风险还是挺大的，那时五斤饭票几乎是我一星期的口粮！我于是想办法找来几个与我一样没了咸菜的同学一起买卖。这样风险小多了，赚的自然也就少了许多。但不管怎样，进账还是有的。

我现在想，我为什么总做不了生意，估计在那时候就埋下了伏笔。



一床明月伴虫鸣

曹春雷



家园 汤青 摄

放出满满的绿意。有些蚰蚣，大概就隐身在这草里吧。叫得累了，就吃口草，攒足了劲，再叫。有朋友来

我的院子，见草多，皱眉，建议我一棵棵拔掉，说，一个院子，咋能这么荒凉。我却说，就让草长着吧，不碍

事，还能喂蚰蚣呢。

我是把虫声当做天然的交响乐来听的。这些蚰蚣们，在月光里，举办一场盛大的演出。有奏低声部的，有奏高声部的，当然，也有奏中声部的，齐聚舞台，各负其责，各献其声。

“忡忡盖盖，忡忡盖盖……”，蚰蚣们是这样叫的。想起母亲在我小时对我说的，进了秋天，蚰蚣们在夜晚一个劲叫，是让人在睡梦中别蹬了被子，要拉拉被子，将身体盖严实一些。如今在异乡，夜深之际，顺着这层意思去听，果然是，每一声都是亲切的提醒。

在院子里凉快够了，就去睡觉，月光从窗子里，和蚰蚣声一起挤了进来，铺了一床。经过绿纱窗的过滤，这光影是斑驳的，而虫声依然完整。它们不知疲倦地喊着，一直喊进我的梦里。

这月光，分明是曾照进我童年的月光。这蚰蚣声，分明是响彻过我童年的蚰蚣声。

半睡半醒中，我总以为这些蚰蚣是从我千里之外的故乡跋山涉水而来，到我院子里，到我耳边来，只是为了告诉我：你，在外漂泊得太久了，该回家看看了。